

編主華靖曹

集笛蘆

著拉巴庫·卡楊
譯 笄 朱
序 權 寶 戈



書叢藝文會協化文蘇中

行印店書光文

蘇聯文學叢書

(小型本)

蘆笛集

著拉巴庫·卡場

譯 笄 朱

—4—



3 0406 2346 8

878.48
172

1

目次

楊卡·庫巴拉自傳.....戈賓權譯 一

白俄羅斯人民詩人楊卡·庫巴拉的

生活與創造之路.....戈賓權 一

• 一九〇五年——一九一八年 •

是誰在那兒走着？..... 一

莊稼漢 三

59028

我不是詩人	八
我們的鄉村	一一
給兄弟	一三
我是白俄羅斯的農夫	一五
就這樣活下去	二〇
我們的太陽，你要上升嗎？	二四
濛霧的林子喧鬧着	二八
我們要去到那些地方	三三
去吧！	三五
當我沿着田野步行	三九
為真理	四一
當我從茅屋中走出	四四

太陽頌	四七
春天將再來！	五一
給農夫	五四
牧人	五七
在收割的時節	六一
在割草場上	六三
收割的少女	六六
鈴懸木與雪球花	六九
在庫巴拉節	七二
林中的湖	七四
夏天的露	七六
暑熱	七八

春天時你到我這兒來 八一

長久等待着的 四

歌 八六

夏天的時候 八九

你聽見嗎？ 九三

摘自秋天的歌 九五

冬天來了 九八

冬日在林中 一〇二

從前有個 一〇五

• 一九一八年——一九四〇年。

做個勇敢的人 一〇七

嚴寒 一〇九

新的秋天 一一二

致青年詩人們 一一五

祖國 一一八

搖籃歌 一二一

日安，莫斯科！ 一二四

我的最好的歌是歌唱斯大林 一二七

• 詩人 •

古塚 一三二

楊卡·庫巴拉自傳

我是在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舊曆），生在離舊維萊伊斯克縣拉達希科維奇不遠的維桑卡大農場上。我整個的童年和青春時期，都是在鮑里索夫斯基和明斯克兩縣的流浪中消磨過去的。我的父親是契爾文辛拉地方的人，是屬於那些曾經被某位波蘭侯爵從田地上趕走的小佃戶羣中的一個人。從年青的時候起，他就在租佃的田地（耕種地）上工作。

命運把我的父親從這一處地方投擲到另一處地方，我後來的情形也是這樣。一八八三年他在地主鮑格唐諾維奇的猶塞福伏領地上，一八八七年在科辛諾領地上，一八八九年在地主土耳其斯基的森尼察領地上工作。一八九〇年，他暫時放下了在領地上做雇工的情況，到明斯克去，在那兒買了一匹馬

，做過一個時候的馬車夫。

一八九一年，他又重新回到塞里謝大農場的租地上去。一九〇四年的父親去世了。在父親死了之後，母親就帶着孩子們遷居到女地主斯泰羅依濟娃的租地上去。

因此，我整個的少年時期，都是在別人的田地上，都是在經常依靠地主和在地主壓迫的情形之下渡過去的。

在各地漂泊的教師，教過我讀書識字。我跟我的奶娘學會了讀俄文。我的父親有一本日曆，上面的「審查通過」兩個字，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離開明斯克不遠的森尼察國民小學裏讀過半個冬天的書，此後曾在明斯克的私立補習學校讀過一個時候；某一位老者在那兒爲一羣投考明斯克中等學校的學生補習功課。可是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因此時常就只剩下了學生而沒有先生。後來明斯克實科學校校長莎莫伊爾的兒子和我一齊學習。可是結

果是竟無所得。雖然這所實科學校的校長允許我不經考試就可以入學，但是我的父親決定不讓我讀書，還是留在農場上工作。我並沒有被造就成爲一個很好的主人。我不喜歡農作，而時時刻刻總是帶着書，這些書是從父親那兒弄來的。這時我的父親已經惋惜沒有教我讀書；後來十五六歲時，我一個冬天就讀完了拜洛勒茲克國民學校。按實情講，我進這所學校的時候，我已比課程上所規定的知道得更多。

我在家裏管家、耕田、刈草、砍木柴，一直到二十一歲時爲止。

就在這時候，父親，弟弟和兩個妹妹都死掉了。這深深地傷了我的心。弟弟比兩個妹妹們早一個禮拜死掉。在安葬時，我才知道羅馬加特力教僧的全部貪婪。當我去埋葬兩個同時死掉了的妹妹時，加特力教僧要我付出兩倍的埋葬費；他說，埋葬一個人就收一個人的費，另外再加一個人，就收兩個人的費。講真話，我在這之前就不怎樣信仰宗教，自從這位加特力教僧的

這場毫無廉恥的買賣之後，就把我信心的殘餘最後都打消得一乾二淨了。

我厭棄了在別人的田地上做事。我丟開一切，決定去找一份『輕鬆的』飯碗。我在釀酒工廠裏當了三年的粗工。我在那兒知道了從前所不知道的苦役。我丟下了這個工作，就到維爾諾去，當地正出版着一種『我們的田野』

『報。我在維爾諾的圖書館和『我們的田野』報裏工作過，這之後就到了彼得堡，在契爾略耶夫的普通教育課程班上讀了四年書。從彼得堡我又回到維爾諾，編輯『我們的田野』報。一九一五年我不得不被疏散到莫斯科。一九一六年到了明斯克，從明斯克到了波洛茲克，再到了斯摩稜斯克。

我的年青的時期，是在非常艱苦的情形之下渡過的。我毫無選擇地讀着各種可能得到的書，我讀了很多的書，這種閱讀勾起了我的幻想；在我的心裏面時常存有着某種不調和。我始終不能將我四周圍的真實生活，和從書本裏所吸取的思想與印象的世界相調和起來。

沙皇的暴吏，想儘一切可能來窒死白俄羅斯的語言。我的第一本小書『蘆笛集』被沒收了，出版者還被傳到法庭上去。自由的創作活動，只有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之後才開始。只有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才給了和我們祖國其他各民族並列的我們的人民，有了政權。在蘇維埃白俄羅斯，白俄羅斯的民族文化已達到高度的繁榮發展，這種情形是我在革命之前所夢想不到的。我的詩集出版了成千成萬本，我的詩歌在偉大的蘇聯的每個角落裏被歌唱着。

我應該把我的詩歌的繁榮盛開，歸功於蘇維埃政權和親愛的共產黨。

楊卡·庫巴拉

一九三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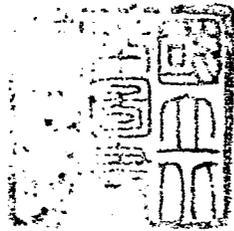
(戈寶權譯)

白俄羅斯人民詩人

楊卡·庫巴拉的生活與創造之路

——序朱笄譯的「蘆笛集」——

戈寶權



我不是詩人——不，上帝饒恕我。

這樣的光榮我一點也不尋找。

也許，我會編造出歌曲來，

人們只叫我——楊卡·庫巴拉。

在世上，光榮寵愛過詩人們，

給了他們多少的頌歌和桂冠……

我悄悄地唱着，——誰管這低低的聲音？——

楊卡·庫巴拉只在鄉村裏才被人知道。

若是沒有被歌曲溫暖的國家，

民族的命運便不知道詩人們。

白俄羅斯人同樣地沒有詩人。

雖然已讓楊卡·庫巴拉屬於他們。

——我不是詩人——

自從白俄羅斯的人民埋葬了他們的歌者和優秀的抒情詩人——楊卡·庫巴拉以來，已是整整的三年了，但是他所留給我們的珍貴的詩作，也正像誕

生了他的這個民族一樣，是永遠不朽的。這就使我回想起高爾基所寫的一篇短文，說意大利的人民爲了紀念他們的人民詩人喬望尼·帕斯科里，曾經在他的石像下銘刻了一排字：

「人是要死的，——但是人民是不朽的，而用自己的詩歌來震動了自己人民的心靈的詩人，也是永生不朽的」。

我想把這句話拿來應用在楊卡·庫巴拉身上，那是再確當也沒有了。詩人應該向千百萬人說話，應該和自己的人民共生息和成爲自己的人民的代言人，並且也只有在那種地方，才存在着詩人的幸福和他最崇高的榮譽，遠在四十年前沙皇統治的黑暗的日子裏，楊卡·庫巴拉在他的第一首詩中，就叫出了這樣的聲音：

.....

讓我的力氣受苦吧——它了不得，——

兄弟們，我永世也不忘記，

俺也是個人，雖然是個莊稼漢！

只有那知道俺的生活的人，

他會明白俺痛苦的哼喚和叫喊。

讓每個人都來使喚我吧：

俺總要活着——因為俺是個莊稼漢！

——莊稼漢——

在這些詩句中，楊卡·庫巴拉表現出他和人民的血肉相聯，生息着人民

的喜悅和悲哀，爲人民叫出痛苦的呼聲。他在另一首詩中更有力地叫道：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高揚起我的詩句

在自己親愛的故鄉，

在白俄羅斯的田野。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是爲了那些生而爲貧農的人；

我和他們在一起，我們被

同樣的腳鐐所禁錮着……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是爲了那些無權的人、不幸的人。

我在森林裏、田野裏，

已經聽見了他們對我的詩歌的友愛的回聲。

但不是從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不是爲了你們（權譯）——

只從這首詩裏，我們就更知道楊卡·庫巴拉是怎樣的一個詩人了！白俄羅斯共和國的政府，當他創作二十週年紀念時（一九二五年）贈給他一個『人民詩人』的稱號，這決不是偶然的；只有這個稱號，才能更顯明地指出這位詩人的生活與創造的路程。

一 「在苦難中的行旅」

楊卡·庫巴拉正像他自己所說的：『俺是個莊稼漢』，是個出身自人民底層的詩人，而他的一生，也正是一條苦難的旅程。他一生的命運是悲苦的，其實這並不是他個人的命運，而是整個白俄羅斯人民的命運。在當時，白俄羅斯人民是生活在兩重壓迫之下：民族的和社會的。從前者講，他們是生活在沙皇暴吏和波蘭地主的鐵蹄與奴役之下；從後者講，他們是生活在無權無法的條件之下。他們時時刻刻遭受着殘酷的剝削與掠奪，因此饑餓、貧困、疾病就成了他們永遠的伴侶，而他們的言語更被禁止使用，視爲是種『莊稼漢的語言』、『劣等的語言』；至於文化更不必說，他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永遠是沉溺在文盲和迷信的狀態之中。這樣只有到了新的曙光，在全世

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升起時，他們才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解放，過着自己的命運的主人的生活。楊卡·庫巴拉從年青的時候就目睹了一切，他體驗了社會的不平與民族壓迫的一切恐怖，他知道人類不幸的一切深度。

楊卡·庫巴拉(Yanka Kuoala)的眞名是伊凡·多明尼科維奇·盧策維奇(Ivan Dominikovich Lutsevich)，於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新曆是七月七日)，生在舊維萊伊斯克縣維亞桑卡大農場的一個佃農的家庭裏。他的父親是個沒有土地的佃農，爲了尋找工作 and 租田地，『命運就把他的父親從這一處地方投擲到另一處地方』，而他就跟着他的家庭，走遍了鮑里索夫斯克和明斯克縣，把他的童年和青春在各處的農場上和地主的領土上消磨掉，這正像他自己所說的：『我整個的少年時期，都是在他人的田地上，都是在經常依靠着地主和在地主壓迫的情形之下渡過去的』。他的父親也曾經一度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到明斯克去趕馬車，但是不幸的命運又把他擲回地主的莊

園，而在一九〇四年留下了妻子和兒女們死掉。

楊卡·庫巴拉受的教育也是非常可憐的，他最初學的是波蘭文，俄文是從他的奶娘那裏學來的。因為家庭貧窮和田地上需要人手的原故，他只能在鄉村的國民小學和明斯克的一所私立小學，讀過一個很短的時期。他雖然有一個機會可以進明斯克的實科學校，但是他的父親要留他在農場上工作，這樣只有到了十五六歲的時候，他才讀完了拜洛勒茲克的國民學校。至於進中學，在當時只能是一個遙遠的夢罷了。楊卡·庫巴拉這樣回想起他的童年：

『我的父親曾有一個時期想送我進中學，但它只成了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窮困迫使我學了另一種學問，這就是在地主的田地上誦讀勞動的悲哀的書，和用木犁及鐮刀來寫出自己苦痛的悲哀的小說』。他在詩中也這樣寫道：

貧困斷絕了我走向學問的道路，

我沒有能達到書本中的至賢至聖，

白俄羅斯的語言和人民的歌謠

我是從母親那兒學到——既沒有書本也沒有學校。

從童年，從不愉快的年代起，

白俄羅斯原野的空曠成了我的先生，

田地上發芽和鄉村中的閒話，

就帶給了我各種學問。

——我的學問（權譯）——

爲了幫助家庭，他從小就在田地上做活，一直到一九〇一年。這之後，他在釀酒工廠裏做了三年的粗工雜役，『才知道了從前所不知道的苦役』。他不久就又丟開了這個工作，到維爾諾的圖書館和當地的自由主義的報紙『

我們的田野』去做事。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這個時期中，他是住在彼得堡，讀完了契爾喀耶夫的普通教育課程班，前後四年。繼而就又回到維爾諾去，參加了『我們的田野』報，直到一九一五年爲止。這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楊卡·庫巴拉不得不撤退到莫斯科去。一九一六年他回到了明斯克，又到過波洛茲克和斯摩稜斯克等地，從一九一九年就定居在明斯克。

楊卡·庫巴拉的寫作生活，是從一九〇五年開始的。他的詩歌永遠是寫人民的生活疾苦並爲人民歌唱。十月革命的來臨，帶給了他新生的力量，他自己也這樣寫道：『自由的創作活動，只有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之後才開始。

……我的詩集出版了，我的詩歌在偉大的蘇聯的每個角落裏被歌唱着』。當一九二五年他文學創作二十週年紀念的時候，白俄羅斯共和國政府贈給他『人民詩人』的稱號。其實楊卡·庫巴拉不只是一位詩人、作家，同時還是一位社會活動家。他參加一切的社會活動，推進集體農場的制度，增進人民

的文化和物質生活的福祉。他是白俄羅斯國家科學院和烏克蘭國家科學院的會員，是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和明斯克城市蘇維埃的代表。爲了他的詩歌的功績，他曾經得過列寧勳章，一九四〇年時又以『從心中講出來的話』一本詩集，得到斯大林文藝獎金的頭等獎十萬盧布。

在這次蘇德戰爭爆發後，白俄羅斯的土地首先遭到德國法西斯的侵凌，楊卡·庫巴拉不但沒有放下他的筆，却用他激勵的詩歌，來動員白俄羅斯人民，來燃燒起白俄羅斯人民對於敵人的憎恨，要他們『以死還死，以血還血！』他還出席過斯拉夫人民大會，號召全斯拉夫人起來爲自由解放爲正義而鬥爭。

不幸的，是楊卡·庫巴拉沒有能看到勝利的來臨，沒有能看到白俄羅斯的光復解放，就於一九四二年的六月二十八日長逝了，享年六十歲。楊卡·庫巴拉的一生是光榮的，這正像悼念他的訃告中所說：『庫巴拉四十年來熱

烈地不斷地爲自己的祖國，爲自己的人民幸福而鬥爭。庫巴拉把他最大的才能，他整個熱血的心，他所有的力量，都獻給了祖國和人民」。也正像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書記高爾布諾夫在追悼會時所說的：『愛自由的白俄羅斯人民的偉大詩人和歌者逝世了，他的名字是全蘇聯的人民所敬愛的。他過去是並且將永遠是蘇維埃祖國的一個優秀之子。正像普式庚之於俄羅斯文學一樣，在白俄羅斯，楊卡·庫巴拉是白俄羅斯文學語言的奠基者。白俄羅斯現在正體驗着最可怕的日子。但是白俄羅斯人民重新得到自由的日子已經不遠了。那時候他們要重新歌唱着楊卡·庫巴拉的詩歌』。

楊卡·庫巴拉是在七月一日火葬的，在他的屍灰罐上寫着他的一行詩：

『我夢見了白俄羅斯』。

二 詩人的創造之路

楊卡·庫巴拉的文藝創作活動，是從一九〇五年開始的。在這一年五月十五日（舊曆）明斯克出版的白俄羅斯文報紙『西北角』上，登載了他的第一首詩『莊稼漢』，使他立刻獲得了他應有的聲譽。一九〇八年，他的第一本詩集『蘆笛集』出版了，這本詩集是以對於小農和貧農的窮困的描寫爲中心的。這是一本精緻的詩集；封面上繪着一個吹蘆笛的村童，白俄羅斯文的『蘆笛』（Zha'eika）一字，也是用許多枝蘆笛所組成的，這正象徵了這本詩集，用蘆笛吹出了農民的悲怨。但是不幸的，這本詩集出版之後不久就被沒收了，出版人還被傳到法庭上去。

『蘆笛集』可說是他創作第一個時期的代表作品。在這個時期當中，他

創作的典型，是窮困的、被虐待的和憎恨自己周圍的現實的貧農，也就是反抗地主、剝削者和警察的貧農的典型。這本詩集的寫作，也正是俄國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革命鬥爭的時期，但是楊卡·庫巴拉這時的詩，還沒有顯明地喊出革命鬥爭的號召來。他的詩多半是埋怨和同情農民的悲苦的命運，抗議對農民的壓迫和摧殘，抗議對地主的霸佔土地的專橫。但他這個時期主要的意向，是已傾向於要求白俄羅斯貧農的民族解放了。他在『蘆笛集』這個時期的政治理想，還並沒有十分展開，在他的創作中佔重要地位的『自由』，還是抽象的。

隨着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的失敗，和革命後反動時期的來臨，詩人的創作也經歷了一個低沈的時期，放棄了第一個時期創作中的具體形象，不能全心地相信美好的未來，這種內心的錯綜和矛盾，同樣也表現在他第二本詩集『古司里琴彈奏者』（一九一〇年）和一九〇八年所寫的一個詩劇

當中。這樣直到白俄羅斯民族革命運動高漲的年頭（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詩人才克服了過去悲觀和失望的情緒，但他的政治理想還越不出『我們的田野派』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更進而由於全國革命政治運動高漲的影響，楊卡·庫巴拉在他的詩歌中更加站在廣大人民『底層』的立場上，把自己的理想的實現，和他們的革命鬥爭相聯繫起來。這時候也正是楊卡·庫巴拉戲劇創作的最繁榮的時期，其中充滿了對於地主剝削者的抗議。在一九一三年所出版的詩集『拆散的巢』，就正表現了他這個時期創作的特點。這樣楊卡·庫巴拉就成爲白俄羅斯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彈奏者及人民的詩人了。

從這個時期起一直到十月革命爲止，還是詩人的摸索與探究的年代，因爲他還不能和『我的田野派』的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思想最後分手，一直到他看到了白俄羅斯農民的解放和白俄羅斯民族繁榮的保證，是有賴於蘇維埃

政權時，他才緊密地接近了蘇維埃的現實，獻身於這個新政權。一九三三年二月在蘇聯作家協會的組織委員會席上，他曾最初明確地講出自己的立場：『我永遠拋棄了我在過去所有的一切錯誤，我要把自己的命運，和無產者的革命緊結在一起』。他在一九三八年所寫的自傳中也這樣講道：『只有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才給了和我們祖國其他各民族並列的我們的人民，有了政權。在蘇維埃白俄羅斯，白俄羅斯的民族文化已達到高度的繁盛發展，這種情形是我在革命之前所夢想不到的。……我應該把我的詩歌的繁榮盛開，歸功於蘇維埃政權和親愛的黨』。

在蘇維埃政權的這許多年代當中（特別從一九三二年起），他的詩歌達到了高度的發展。新的政權給了他新的活力，新的生活給了他新的內容，他親眼看見落後的白俄羅斯鄉村，變成了集體農場，過去的『木犁和鐮刀的主人』變成了『鋼鐵的馬』（列寧語：拖拉機）的主人。他把他全部的詩歌，

獻給這新生的政權，新生的國家。像他的長詩：『在奧勒沙河上』，『鮑里索夫城』，像詩歌『獻給你，我們的導師』，『我的最好的歌是歌唱斯大林』，『阿萊霞』、『小孩子和飛行師』、『兒子們』、『女拖拉機手之歌』、『獻給得列寧勳章的白俄羅斯』……等，都是他最優秀的代表作品。他在『我們所需要的歌』一詩（一九二四年）中這樣高叫道：

我們所需要的歌，不是那些

沙皇的奴役在幾百年中向我們唱的歌——

在那些年代裏，在每所被磨難的茅舍裏

辛辣地響着憲警的皮鞭。

我們所要的，是像太陽的，

是像廣闊的蘇維埃祖國的意志的明亮的歌，

這樣的歌，像鳥兒疾飛過田野，

是應合着幸福的生活的歌聲。

我們等待着比雷鳴更響，

比春天的大雨更狂暴，更驚奇的歌聲，

它們衝破了冰的封鎖，

勝利地飛過去。我們等待這樣的歌！

——我們所需要的歌（權譯）——

楊卡·庫巴拉後期的作品，就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樣的歌』，這些歌是爲了人民的，和充滿着對於人民和祖國的愛。白俄羅斯的名劇作家克拉比瓦說得好：『我們愛好楊卡·庫巴拉的詩，還是當我們是光腳的小孩子在大

街上奔跑和沒有想到什麼時候要成爲作家的時候。後來，當我們長成人了，我們愛好他的詩，是因爲他整個創造的基礎，是對於祖國的崇高而純潔的愛。

楊卡·庫巴拉不僅是一位詩人、劇作家，還又是一位著名的繙譯家。他把俄文、烏克蘭文和波蘭文的詩歌譯成白俄羅斯文，像俄國詩人尼克拉索夫的作品和烏克蘭大詩人謝甫書科的詩，就是經過他的手而譯出的。

高爾基對於楊卡·庫巴拉的詩歌，是有很高的評價，他曾經親自譯過他的『是誰在那兒走着？……』（見本詩集第一首），並且說過：『也許，這首詩要成爲白俄羅斯人民的人民頌歌的』。

三 詩人的作品

現在進而來看看詩人的作品。

在詩人革命前(十月革命)、革命時、蘇維埃政權建立時和蘇德戰爭爆發後的詩歌中，也可以看出楊卡·庫巴拉的創作和思想的發展之路。

在楊卡·庫巴拉革命前的詩歌中，是充滿了對於白俄羅斯農村的悲苦生活的描寫和小農貧農對於不幸的命運的埋怨。像『莊稼漢』、『我們的鄉村』、『給兄弟』、『我是白俄羅斯的農夫』、『就這樣活下去』、『給農夫』等許多詩，都是最好的代表。在這些詩裏面，我們看見了白俄羅斯農民的可憐的狹窄土地，被煙薰黑了的茅舍；我們看見了那些『木犁和鐮刀的主人』，他們流盡了血汗，只是爲了養活那些壓在他們身上的人，而他們自己連飯都吃不飽。他們生活在愚昧無知和缺乏醫藥的條件之下，他們唯一的享樂，就是那麻醉醉人的小酒店。……

看看他們的鄉村吧：

到處是山岩和石塊，

一條條狹窄的地帶——

這就是我們的田野，

我們鄉村的田野。

被煙薰黑了的小窗戶，

一點亮光都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茅舍，

我們鄉村的茅舍。

看看小農和貧農們的生活吧：

飢餓是我的爸爸，

——我們的鄉村——

窮苦是我的娘，

.....

雖然我忍得很多；

也應當裝聾做啞，

我用麵包養活了一切的人，

但自己吃的却是麥麩子。

從我那片荒歉的土地上

他們能够得到一切，

但他們不願爲了我的勞動

付出半分銀錢……

.....

我犁耕那些田地，

用熱汗去澆酒它們！

播的種子成熟了，

老婆去收割莊稼，

爲着主人的家庭

將它烤成麵包。

農夫就正是這樣生活，

這木犁和鐮刀的主人。

又如：

——我是白俄羅斯的農夫——

收穫時節，一天到晚的

撒種、耕作、收割；

血汗灌進了雙眼——

夏天去了，秋天——來做客，

又是完糧納稅的時節，

茅屋中有八個小孩子——

——就這樣活下去——

孩子哭叫，女人穿的破爛，

沒有鞋子自己也穿得慣，

活在世上永遠沒有一個銅子——

一雙眼睛灌滿了酸汗水。

勿論是年青的時候和童年

整天出力，像條辛苦的公牛

因為俺是個簡單的莊稼漢！

——莊稼漢——

在這種生活的重壓之下，農民們只有「去問問命運那老婆子，我們是人還是畜生」；或者就是「痛苦地躺下去，爬起來，用寓言故事來安慰女人和孩子們」；或者就把他們的希望，寄託在那漠然的將來。

楊卡·庫巴拉這個時期的詩歌，有時是低調的，陰沈的，感傷的，絕望的，無助的；但也有時候是高調的，激昂的，鬥爭的，從農民的悲沈的呻吟中激起狂烈的呼聲，寫出了他的憎恨、憤怒和抗議：

相信那歌——朝霞出來了！

時候已經到來：

在人們痛苦的波浪上

漂浮着的是真理。

讓暴君反抗吧：

不要倒在他們脚下——

用鮮血來洗淨這些田野，

證明它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的痛苦，我們的眼淚

和濃重的哀言怨語，

起來，起來，威嚴而有力地

爲了人類的正義。

「誰從飢餓的人的手中

奪走了食物，

誰將我們的自由的人民套上枷鎖

他也必定死滅！」

——濛濛的林子喧鬧着——

又如「古塚」(一九一〇年作)那篇長詩中，楊卡·庫巴拉借了一個年老的「古司里」琴的彈奏者的嘴，唱出了反抗的歌聲：

你的桌上擺滿食物——我看見桌下有骨頭。

告訴你，侯爵，這是農民的骨頭呢，

快活地享受那費重的珠紅美酒：

那是孤兒在鄉村教堂的墓地上的淚。

聽那醉酒的音樂的聲音，你心中歡喜。

你在人民的痛苦上擺酒設宴……

可是，聽吧，侯爵：呻吟起來了，

一片咒咀侯爵等類人的呻吟……

——古塚——

同樣地，楊卡·庫巴拉在這時期的詩中，也喚起他們鬥爭的信心和對美好的未來的渴念。雖然它們還不免是抽象的，但在當時的民族與社會的兩重重壓之下，它們不是沒有作用的：

爲了給自己建立幸福，我們要去：

信心與力量不會背叛我們。

爲了在鬥爭中毀除大地的災厄，

我們要從墳墓中扶起真理。

——我們要去到那些地方——

即令旋風像豺狼，即令歌聲沈寂，

即令劍傷炙燒在胸膛，——

爲了真理和正義，爲了幸福和光榮

你要從陰暗中向自由走去。

——爲真理——

不要向仇敵讓步！你是主人！

你用麵包養活的已經太多了，

雖然你自己常常地飢餓着。

扶起木犁！自由地站起來！

土地在呼喚你去勞作，

或許你能挖掘出自己的幸福，

在這片貧瘠的耕地中。

——給農夫——

到了二九一八年的十月，這是詩人新生的日子，他不再那樣低調的歌唱了，他唱出了革命的頌歌，像他在一九一八年所寫的『做個勇敢的人』，就是走向新的日子的號召：

做個勇敢的人！……用力粉碎重軛！

做個勇敢的人，像摧毀橡樹的暴風雨，

我自己也將成爲命運的主人！

——做個勇敢的人——

從十月革命起，展開了楊卡，庫巴拉創造的新的一頁。隨着蘇維埃政權的建立，隨着白俄羅斯的貧苦農民擺脫了生活的重軛，建起新的生活，楊卡·庫巴拉的信心是更加堅定了，詩歌的花朵更加盛開了，詩的力量更加充實了，他這樣寫給青年的詩人們：

從你們，十月時代的兒子們，

你們的聲音響亮而又美麗，

像田畝等待着陽光的春天，

人們期待着最好聽的歌曲，——

——致青年詩人們——

他不僅鼓勵年青的詩人們，他自己也更貢獻出他全部詩歌的力量，來讚美這新的日子的來臨。在他的詩裏，再也看不到已往悲苦的鄉村了，到處都是新的生活和新的建設在喧嚷着。代替了已往的狹窄的田地的，是廣闊的農場；代替了那沼澤和荒地的，是新建的工廠；農夫們再不是木犁和鐮刀的主人了，他們現在是他們自己命運的主人，是新的集體農場的建設者。新的人不斷地在誕生着，在成長着，父母們用不着爲子女擔心，他們都爲自己選擇了最好的命運。楊卡·庫巴拉在自己的詩中，不只是寫出了這一切，他還歌唱了新的祖國，歌誦了它的英勇的保衛者紅軍，歌誦了蘇聯各民族之間的偉大的友愛。

像關於新的建設和新的農村的詩歌中，可以拿『過去的鄉村』、『建設之歌』、『亞蘇』、『晚會』、『客人』，和長詩『在奧勒沙河上』及『鮑里索夫城』來做代表。楊卡·庫巴拉這樣寫道：

你，正像幻影，正像憂鬱的夢，

隨着一年一年地遠去了。

而你的愛勞動的人民，

正走上幸福的大道，

粉碎了那災厄的鎖鍊。

在從前村莊緊接着村莊的地方，

工廠正在勝利地喧響着，

用着太陽似的光輝

電光流進了村莊，

而松明的烏煙消失得毫無影跡了。

拖拉機用新的歌聲

代替了你蘆笛的悲鳴，

你的農夫再不用花盡氣力，

像從前一樣，

去在松木的十字架下尋求幸運。

汽車現在代替了

你那沒有上過油的車輪。

而你那禿頭的收割人，——

是應該丟開鐮刀

用機器來割糧草的時候了。

——過去了的鄉村（權譯）——

楊卡·庫巴拉的『在奧勒沙河上』一長詩中，更表現了這種偉大的變革，這首長詩是由六部分組成的，在此地我們看到了波列斯野舊日的生活和新白俄羅斯農村的圖畫。『在枯朽的樹身上，烏鴉垂下了自己的長嘴，波列斯野夢見了那已往的年月』：沼澤漫無邊際的伸展着，在腐爛的污泥中，到處長着蘆葦和野草，人們很不容易越過去。到處有野獸徘徊着，這兒是熊，那兒是野豬和灰狼，……但這一切早已是過去了，現在是

機關車吹着汽笛，

按照規定的行程，

車廂接着車廂

在迅速地滾過去。

嗶啞，它們沿着鉄軌

奔馳着，奔馳着

從公社直走向

「松林」國家農場。

在奧勒沙河上，

工作到處沸騰着：

男公社社員早晨去上工

女公社社員也去上工。

在奧勒沙河上

十月兒童，少年先鋒

和青年團員正在成長着——

這都是些堅強的孩子們。

在奧勒沙河上，

房屋接着房屋，

透着新鮮的油漆

新鮮的松木的清香。

在奧勒沙河上，

有着很多很多的奇蹟。

所有的公社社員

都愉快地、幸福地生活着。

——在奧勒沙河上（權譯）——

在整個新的建設和變革的過程中，新的人也不斷地在誕生在成長，過去那瘦削的木犁和鐮刀的主人，現在變成了工廠中或是農場中的勞動英雄和突擊隊員；過去的收割的少女，現在變成了拖拉機手；兒童們從年青時就爲自己選擇了要走的道路，甚至媽媽在搖籃邊就向兒女唱着：

睡吧，我可愛的小鳥兒——

你將在今時光裏長大；

……

過去的那些不會再回來，

不再回到我們的樹林和土地上。

我的小小的兒子啊，

你不會再做主人的奴隸啦！

像楊卡·庫巴拉在革命之後所寫的許多關於建設的詩歌中，以及「女拖拉機手之歌」、「阿萊霞」、「小孩子和飛行師」、「我是個集體農場的女場員」、「我們的青年」、「兒子們」等詩，都是最好的代表。在「阿萊霞」這首詩中，楊卡·庫巴拉寫出了白俄羅斯青年一代人的命運：當母親在搖着她的小女兒阿萊霞睡覺時，她夢見了這孩子的將來，等她長大時，她要在漫長的冬夜中紡織，而在和暖的春天時，她就可以在木門旁期待她的幸福了。可是事情和她所夢想的，却完全不同。當她的女兒長大了，她飛上了蔚藍的天空，她駕着飛機飛過她親愛的茅舍的上空，帶着綠色的降落傘跳到草地上：

黎明的時分，

杜鵑鳥在波里斯野啼叫着，

母親愛撫着，搖動着，

她的小女兒阿萊霞。

……

黎明的時分

杜鵑鳥在田野裏啼叫着。

母親並沒有徒然地

渴望那幸福的命運。

——(權譯)——

像『小孩子和飛行師』一詩中，小孩子這樣講道：

英勇的飛行師，請帶着我

飛遍了全蘇聯：

我是勇敢的，我在夢中

已不只一次地飛翔過。

媽媽告訴我，

秋天的時候我才八歲。

也許，在你看起來，我還太小，

但在我看起來，我已是大人了。

——（櫛譯）——

這個小孩想飛向天空，飛近星星，飛向大海，飛到克里姆林宮頂上，高

叫一聲：『我們的斯大林同志，日安！請你接受來自飛機上的敬禮！』這種幻想和這些話是多麼天真，但這只有新的蘇維埃國度裏的孩子們才敢幻想，而不是那些過去生活在奴役和貧困重壓下的孩子們所能夢想的。

講到祖國愛，這差不多是楊卡·庫巴拉詩歌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這種愛，是和他對於白俄羅斯民族的獨立解放，對於祖國的美好的未來的渴望，以及對於戰勝一切反動力量及侵略者的信心緊相聯繫着的。遠從『是誰在那兒走着？……』一詩起，一直到這次蘇德戰爭爆發後的詩歌中，都可以看出這一點，而這種愛，差不多也滲透了『親愛的故鄉』、『獻給得勳章的白俄羅斯』、『憲法紀念日』、『日安，莫斯科！』等許多詩。他在『親愛的故鄉』（即本詩集中的『祖國』）中就這樣唱道：

祖國——從來沒有過

這樣燦爛。

明亮的太陽在天空——

是證人。

他在『日安，莫斯科』！當中又這樣寫道：

日安，莫斯科，——我們的力量和光榮！

同着你，我們總是歡喜高興。

像一個偉大國家的最悅耳的歌曲，

人們不會把你忘記。

祖國的首都呀，你有一個太陽，

你的太陽是多麼堅強。

日安，莫斯科，你像年青的春天，

日安，我們敬愛的斯大林。

楊卡·庫巴拉不只是歌誦祖國，他還歌誦它的英勇的保衛者（如『紅軍的出征』），歌誦蘇聯各民族的友愛團結（如『烏克蘭』、『喬治亞』、『獻給太陽似的羅司泰凡里』、『紀念高爾基』、『紀念達格斯坦民族歌者蘇萊曼·史泰爾斯基』，寫給喀什克斯坦民族歌者江布爾的『飛吧，我的歌』，以及紀念烏克蘭民族詩人謝甫青科的長詩『塔拉斯的命運』，而他晚年關於歌誦斯大林的一系列的詩歌（共五首），更被視爲是最好的作品。像他的『我的最好的歌是歌唱斯大林』就是這樣開頭的：

我的最好的歌是歌唱斯大林！

那歌曲響在百萬人的心中：

收穫女在集體農場的田野唱它，

割草的人唱它在碧綠的草場上。

在這次蘇德戰爭爆發後，楊卡·庫巴拉還寫過幾首激勵人民的詩歌（如『給白俄羅斯的游擊隊』、『掠奪者』、『人民起來了』），這是他一生之中的最後的作品了。在這些詩中是充滿了對於德國法西斯的狂熱的憎恨，號召人民起來為保衛祖國而戰。他在一九四一年所寫的『德國法西斯主義是白俄羅斯人民的最惡毒的敵人』一文中寫道：

『敵人什麼都得不到的。我們什麼都不給敵人。所有人的心，正為熾烈的憎恨所燃燒着。

『假如敵人摘下我們園子裏成熟了的蘋果，這個蘋果會像手榴彈在他的手裏爆炸開！

『假如他燒掉我們一把沈重的麥穗，穀粒會飛起來，像彈雨似地毆打他！』

『假如他走進我們有清泉的水井，水井會乾枯掉，不讓他們有一滴水喝！』

『白俄羅斯的人民，準備武器。用步槍、鐮刀、鉄槌、自我獻身的勞動來贏得這次的勝利！』

他在『向白俄羅斯人民的號召』的結尾時又這樣寫道：

游擊隊員，游擊隊員，

白俄羅斯的兒子們，

痛打這批骯髒的敵人，

殺死這些該咀咒的惡黨，

這批挑起戰爭的黑色的狼犬。

爲了親愛的姊妹們、弟兄們，

爲了被焚毀的五穀和牛羣，

用全力來撕殺這些該咒的人，

在森林裏爲他們掘好墳墓——

以死還死，以血還血！

——（橫譯）——

四 關於楊卡·庫巴拉的語言及其他

講到語言的問題，楊卡·庫巴拉對於白俄羅斯的文學是有極大的貢獻，因爲他是白俄羅斯民族文學語言的創造者。白俄羅斯人民好多世紀以來是生活在波蘭地主和沙皇官吏的壓迫之下，他們是不能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的，

他們既不能用自己的語言來印書，寫文件，也不能用它來公開演講。在學校裏，白俄羅斯語文是在禁授之列的。這種語言在當時被視爲是種『莊稼漢的語言』。這樣直到白俄羅斯的第一位民族詩人鮑古謝維奇（一八四〇——一九〇〇年），才在自己的詩集『白俄羅斯的蘆笛』的序文中說道，他們是白俄羅斯人，他們的語言，是白俄羅斯的語言，並不是什麼『莊稼漢的語言』。楊卡·庫巴拉所用的，也正是這個語言，他不僅光輝了這個語言，還經過加工的過程，使它成爲白俄羅斯的文學語言，假如說這種語言過去是被鄙視的，那麼現在它已成爲千百萬白俄羅斯人民的語言了。

楊卡·庫巴拉是出身自人民底層的，他從小就吮吸着豐富的白俄羅斯語言，他熟悉白俄羅斯人民的民間傳說，民謠，他能用這個文字描寫出人民的苦痛、哀怨、幸福和喜悅。他的文字透息着白俄羅斯泥土的芬香，他的詩歌是音樂的、可唱性的，差不多在白俄羅斯的文學史上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他。

。他這樣講起他的詩歌的語言：

在喧嚷的河流上的的磨坊的響聲，

還有河流的吼鳴、話語和拍擊聲，

給了我詩歌的韻律，

給了我每一行詩句的起引。

——我的學問（權譯）——

我們從楊卡·庫巴拉的每首詩中，都可以看出他這種語言的特點，尤其像「牧人」這首詩，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當你讀着：

太陽還沒有升高起來

喚醒人們去做日常的勞動，——

特魯古，特魯古！——全村子
響着牧人的響亮的笛聲。

特魯古，特魯古，……

……

牧人呀，吹的再響些，

蘆笛兒，吹奏呀！

特魯古，特魯古，特魯古嘍！

這些句子的時候，好像蘆笛的清脆而抑揚的聲音，就響在你的耳邊。

楊卡·庫巴拉的詩歌，同時也是人民創造的最好的典型，是種真正的人民的抒情詩。在他詩歌裏，表現出白俄羅斯的大自然的景色。這種景色不是死寂的，而是活生生的；不是遙遠的、模糊的，而是臨近的、可觸的。你好

像聽見了白俄羅斯櫟樹林的綠色的喧嘩，田野裏麥穗的絮語；草地上的羊羣的鈴聲和牧人的蘆笛的旋律；你好像看見了像水彩畫似的白俄羅斯大自然的風景：黑沈沈的松林，小湖和溪流旁邊的矢車菊的天藍色，開滿了花卉的亞蘇田、日出日落時的一片金黃和那瀟灑的迎風而立的白樺林。像他所寫的『牧人』、『在收割的時節』、『在割草場上』、『收割的少女』、『鈴懸木與雪球花』、『林中的湖』、『夏天的露』等許多詩，就是這種自然的景色和天籟之聲的最好的反映。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他詩歌中所表現出的人民的思想，人民的希望和失望。他堅信人民，而人民就成了他吸取不盡的力量源泉。無論在他的那一首詩中：『莊稼漢』、『我是白俄羅斯的農夫』、『我們的太陽，你要升起嗎？』、『濃霧的林子喧鬧着』、『我們要去到那些地方』、『爲真理』……，都深含着這種人民的思想。楊卡·庫巴拉在一九四一年寫的『感謝人民』一詩中這樣寫道：

我編了真實的歌

來歌唱生活，歌唱人民的悲哀，

還歌唱那爲艱苦的不幸所壓迫着的

我們的人民，即將再生起來。

太陽重在我們陰鬱的空曠的上空

不愉快地照耀着。

我只能在民間的故事中和詩歌中

吸取勇氣和力量。

但是這些日子是早已過去了，現在詩人是在自由的大地上歌唱！

一切都變了樣，——

無論是詩歌，無論是思想，
心靈不再苦惱，不再悲泣，
像往日一樣的悲傷。

爲了那些給了我力量的詩歌，

我感謝親愛的祖國。

我曾經在悲哀中歌唱它們，

而現在却是用另一種樣式歌唱。

——（權譯）——

蘆 笛 集

再講到楊卡·庫巴拉的詩歌，和一般出身自貴族或是知識階層的詩人的作品，是有着很大的分野的，他不像他們是單純地描寫農村的美麗的景色，把農民的生活加以理想化和美化，他是要刻劃出農村生活的真實的一面，要

傳達出他們的成代人的悲哀。他的詩歌和俄國詩人科爾促夫的農村詩歌，是有着分別的，他是更接近尼克拉索夫，尤其是更和烏克蘭的大詩人謝甫青科一脈相承。俄國的大批評家杜布羅留波夫曾經這樣講起謝甫青科：「他是一位完全的人民詩人，這樣的詩人在我們中間是指不出來的。甚至科爾促夫也不能和他相比，因為他的思想的總匯和甚至他的願望，有時都是遠離開人民的。謝甫青科剛好相反，他整個的思想與同情，都完全是和人民的思想與生活相應合的。他是從人民中出生的，他和人民一齊生活過，不僅是他的思想，就是他的生活環境，也是和人民的生活堅固地血肉一樣地相聯着」。楊卡·庫巴拉這些地方是和謝甫青科相似：在他的詩歌中，人民各種主要的願望，也就是他們的願望。不僅是他們的詩歌的內容，連形式也都人民的。他們是全靠着人民的生活而生活的。因此，說楊卡·庫巴拉是一個最真正的人民詩人，是人民詩人這個名稱的最真實的體現者，那是再確當也沒有了。

當此朱筭兄的『蘆笛集』出版時，願楊卡·庫巴拉的歌聲，也響遍我們的大地和田野吧！

戈寶權 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於重慶

後記：『蘆笛集』這本詩集，是朱筭兄兩年來所精心譯成的，我只略盡了校對之責，並寫成了這篇拙劣的序文。本詩集中所收的詩，多偏於十月革命前的作品，革命後的代表作品甚少譯出，這只有留待來日再出新集。又本序文中所引用的詩，多係朱筭兄的譯文，凡是我自己臨時補譯的，俱註「權譯」兩字。

是誰在那兒走着？……

是誰在那兒走過沼澤和森林

這麼龐大的一羣？——

是白俄羅斯人。

是什麼他們扛在瘦削的肩上，

是什麼他們高舉在骨稜的手中？——

是他們自己的不平。

1

現在他們把自己全部的不平帶到那兒去，

現在他們要把自己的不平帶給誰看？——
是要帶到大世界上去。

是誰教給他們這不只百萬的人們
抗起這不平，是誰弄醒了他們的夢？——
是窮困，苦痛。

而如今他們這些永遠受着壓迫的，
瞎聾的人們想望着的是什麼？——
是想被稱做人。

（一九〇七年）

莊稼漢

俺是個莊稼人，這是誰都知道，
可是人們常常地——老天爺呀——
見了面就笑話俺：

因為俺是個簡單的莊稼漢！

寫字，讀書俺全都不會，
說出來的話兒也不中聽。

整輩子耙地和下種——

因為俺是個簡單的莊稼漢！

靠着氣力，俺過日子吃飯，
不斷地忍受着挨罵和吆喝，
全不懂啥叫休息——

因為俺是個簡單的莊稼漢！

孩子哭叫，女人穿的破爛，
沒有鞋子自己也得得慣，

活在世上永遠沒有一個銅子——

因為俺是個簡單的莊稼漢！

一雙眼睛灌滿了酸汗水。

勿論是年青的時候和老年——

俺整天出力，像條辛苦的公牛

因為俺是個簡單的莊稼漢！

又窮，又病，真痛苦難過，

俺自己也慣會醫治自己。

全不知道啥是醫生，大夫——

因為俺是個簡單的莊稼漢！

顯見俺只配在又濕又窪的地方

隱藏起來，做個樹林的妖魔。

離開世上時又像條沒家老狗——

因為俺是個簡單的莊稼漢！

不過，要是俺能長遠活着，

讓俺的力氣受苦吧——它了不得，

兄弟們，俺永世也不忘記，

俺也是個人，雖然是個莊稼漢！

只有那知道俺的生活的人，

他會明白俺痛苦的哼唉和叫喊。

讓每個人都來使喚俺吧：

俺總要活着，因為俺是莊稼漢！

（「莊稼漢」這篇詩，最初發表在一九〇五年舊曆五月十五日明斯克的報紙「西北角」上。這是楊卡·庫巴拉文學活動的開始。）

我不是詩人

我不是詩人——不，上帝饒恕我。

這樣的光榮我一點也不尋找。

也許，我會編造點歌曲來，

人們只叫我——楊卡·庫巴拉。

在世上，光榮寵愛着詩人們，

給了他們多少的頌歌和桂冠……

我悄悄地唱着——誰管這低低的聲音？

楊卡·庫巴拉只在鄉村裏才被人知道。

若是沒有被歌曲溫暖的國家，
民族的命運便不知道詩人們。
白俄羅斯人同樣地沒有詩人。

雖然已讓楊卡·庫巴拉屬於他們。

他是一事無成，胆怯，又不勇敢，
苦難辛酸的命運教養了他。

只有這整世紀的痛苦，凌辱和眼淚
才是楊卡·庫巴拉所知道。

他使那受人嘲笑的，貧賤的語言
和他的歌曲結合在一起。

讓人們傲慢刻薄地去評判它吧——

楊卡·庫巴拉只對於它信賴。

幸福在世界上是如此地稀奇。

我們全知道它——或多或少。

只有在生身的民族中看到幸福，

楊卡·庫巴拉自己才幸福歡喜。

這歌曲的力量已長久未曾燦開。

死亡看守我們，我們活着的日子也不多啦。

過路人問：『誰在這墳墓裏？』

他會高聲讀着：『是楊卡·庫巴拉』。

我們的鄉村

到處是山岩和石塊？

一條條狹窄的地帶——

這就是我們的田野，

我們鄉村的田野。

被烟熏黑了的小窗戶。

一點亮光都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茅屋，

我們鄉村的茅屋。

草鞋和粗布衣裳，

聖母的眼淚——

這就是我們的人們
我們鄉村的人們。

小酒店，黑監牢，

十字架，白楊樹——

這就是我們的命運，
我們鄉村的命運。

給兄弟

你是我貧窮的，我無學無識的，

我親愛的人呀，

去問問吧，誰是這個樣子

像我和你。

我們是人還是畜生——

去問一問

這鐮刀，這木犁

這片沼地。

去問問這日漸瘦薄的

窪陷的田野，

這腐朽了的矮屋，

這小小畜舍。

去問問命運那老婆子，

奸惡的逼迫——

我們是人還是畜生，

在這兒，親愛的？

我是白俄羅斯的農夫

我是一個白俄羅斯的農夫，
是個木犁和鐮刀的主人，
臉上又瘦又髒，
還有一把灰白的鬍子。

飢餓是我的爸爸，
窮苦是我的娘，
從神聖的勞動里
我得到了力量。

雖然我忍受得很多，
也應當裝聾做啞；
我用麵包養活了一切的人，
但自己吃的是麥麩子。

從我那片荒歉的田地上
他們能夠得到一切，
但他們不願爲了我的勞動
付出半分銀錢！……

看那千年的松林吧，——

一眼都望不盡！

我能用一把斧頭

將森林變成田地。

將馬套上木犁，

我去翻除草根。

我墾耕那些田地，

用熱汗去澆洒它們！

播的種子成熟了，

老婆去收割莊稼，

爲着主人的家庭

將它烤成麵包。

農夫就正是這樣生活，
這木犁和鐮刀的主人，
一張困憊憔悴的臉，
還有一把灰白的鬍子……

唉，要是誰能教教我，
讓我識得幾個字兒，
我要編一首歌曲
來說出我的不自由。

我要高聲地講道：

我也是個人……

我真厭倦了

這樣永世地受難受苦！

就這樣活下去

沒有麵包，沒有鹽巴——

去給別人做活；

沒有幸福，沒有好運，

就這樣活下去！

冬天來了，嚴寒裂響！

運柴上明斯克；

孩子們凍得又哭又叫——

就這樣活下去！

雪融了，日漸暖和一——

冬麥發出芽來；

飼料少，糧食也少——

就這樣活下去！

收穫時節，一天到晚的

撒種，耕作，收割；

血汗灌進了雙眼——

就這樣活下去！

夏天去了，秋天——來做客，

又是完繩納稅的時節，
茅屋中有八個小孩子——

就這樣活下去！

不要埋怨，不要哀嘆，兄弟，

不要咒罵運氣；

茅屋裏寒冷，飢餓，痛苦——

就這樣活下去！

不分晝夜地操勞出力，

忍受着侮辱：

講實在的事，睜開眼——

就這樣活下去！

主人家的酒宴鬧嚷嚷，

燈火照耀輝煌，

而我却被從茅屋裏趕走——

就這樣活下去！

（一九〇七年）

我們的太陽，你要上昇嗎？

歌曲哭泣地漂蕩着

流遍這困苦的地方，

回聲也哭泣地和它呼應……

我們的太陽，你要上昇嗎？

寡婦的母親和孤兒

可憐地望着小窗口——

小木片兒已經燒光了(註)……

我們的太陽，你要上昇嗎？

路上的旅人流浪着。

背囊中早已就沒有麵包了——

路途又遠，他會失迷的……

我們的太陽，你要上昇嗎？

農夫痛苦地躺下去，爬起來，

他用寓言故事來安慰女人和孩子們，

他悄悄地說着：

我們的太陽，你要上昇嗎？

無數的窮人彎着脊背，

沒有穀粒，只有乾草——

既不能修飾，也不能多產……

我們的太陽，你要上昇嗎？

沒有土地——這壞的命運，

顯然地只有去上吊：

既沒茅屋，也沒田地……

我們的太陽，你要上昇嗎？

充滿驚恐不安的心靈，

又可憐地收緊：

何處有道路？何處有真理？

我們的太陽，你要上昇嗎？

歌曲哭泣地漂蕩着，

流遍這苦難的地方。

回聲也悲哀地與它呼應……

我們的太陽，你要上昇嗎？

我們的太陽？

(註)在帝俄時代的俄國鄉村裏，窮苦的老百姓都點一種長條的小木片，來代替蠟燭或油燈。

濛霧的林子喧鬧着

濛霧的林子喧鬧着，

旋風順着田野疾馳。

帶來奴役的暴君們，

也隨着搖蕩，打滾。

鬧嚷起了，轟響了

那些年青的歌曲：

「我們長久，長久忍耐着——

復活吧，命運！」

看吧，有什麼奇怪！

用不着預言——

我們的田畝繁茂生長，

報酬也將歸於我們！

到那里去，那兒的脊背

永遠彎曲在主人面前，

在那兒，官有的森林

伸延到無窮無限，

那兒有一片荒原，

披苔的小丘，沼地——
人們去了，密林消失，
工作湧騰起來！

我們的力量和剛勇

雷閃似地噴火。

我們的意志明亮燃燒，

像面鮮紅的旗。

相信那歌——朝霞出來了！

時候已經到來：

在人們痛苦的波浪上

飄浮的是真理。

讓暴君們反抗吧：

不要倒在他們腳下——

用鮮血來洗淨這些田野，

證明它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的痛苦，我們的眼淚，

和濃重的哀言怨言，

起來，起來，威嚴而有力地

爲了人間的正義。

在天穹下，沿着這曠野

響亮地傳送着

我們的歌，我們的謠曲

融合成了一個：

「誰從飢餓的人的手中

奪走了食物，

誰將我們自由的人民套上枷鎖，

他也必定死滅！」

（一九〇六年）

我們要去到那些地方

我們要去到那日出似火的地方，

風歌唱着，吹在臉上。

我們要懷着希望，向更好的命運前進，

讓血和淚的大海乾涸。

我們要友愛勇敢地走着，毫無怨言，

走向那偉大，光榮的事業。

我們要向敵人走去——在陰暗的牢獄年代

我們的生命震響過枷鎖。

爲了給自己建立幸福，我們要去；

信心與力量不會背叛我們。

爲了在鬥爭中毀除大地的災厄，

我們要從墳墓中扶起真理。

我們要去……平等與和睦

要將我們引導上自己的大路。

我們要去到那自由燃燒着的地方；

萬衆一心，莫在進軍中落後！

(一九〇六年)

去
吧！

起來，我的祖國！你在束縛中
已經相信夠了冰冷的奴隸的夢，
你在不幸中是嘆息夠了，也夠困憊！
到草場去，到綠色的田野去，
去吧，去迎接春天！

脫去在長久的奴役的歲月中
你的身體所支持過的一切襁褓，
從緊鎖着自由之水流的，

死沉沉的寒冬的天氣里走出來，
去吧，去迎接春天！

嚴寒用風雪覆埋了的
不只你所陰暗的巢穴，
雪堆當作了長期過夜的地方，
但河流却以疾走在喧嘩着……
去吧，去迎接春天！

從午夜起，北風在你頭上呼哨，
把松樹類的樹枝折裂，彎曲，
野獸們打西方挨個地爬過來，

撕開你的胸膛……你奄奄一息，

去吧，去迎接春天！

人們盡把謊話講給你的孩子聽，

磨折着他們，把他們趕進了最後的夢，

全部相信你已經在墳墓里面，

只有太陽的光耀戰勝了背叛……

去吧，去迎接春天！

像心一般明朗，披戴起花朵，

像自由的小鳥在高空飛翔，

像太陽似的氾濫，像羣星散佈，

像頌歌與樂曲在我們上面伸展——

去吧，去迎接春天！

爲做王冠你採取了荊棘，

唯有天空和處女地才是你的廟堂，

你的國土是一望無際的田野，

這胼手胝足的百萬——是你的僕人……

去吧……春天已經臨近！

當我沿着田野步行

當我沿着田野步行，麥穗向我彎身。
我同它們談話，用我漠然的心靈。
麥穗傾聽着，站在恍惚的睡夢中；
麥穗向我彎身，當我沿着田野步行。

當我在草地上步行，草兒在腳邊糾繞，
它們洒滿着露水，——露珠晶瑩——
訴說着災厄，充滿着神秘的驚恐；
草兒在腳邊糾繞，當我在草地上步行。

當我在林中步行；我賞玩這座森林，
同它們談話，不隱藏我的思慮，——
像在家似地，我在林子裡大聲歌唱，
不隱藏我的思慮，當我在林中步行。

當我回到了茅屋，好像有什麼壓榨着我，
懷疑緊抓住我，彷彿感到不幸，——
在寒冷的屋角上，一切都在發霉；
好像有什麼壓榨着我，當我回到了茅屋中。

爲真理

爲真理，爲幸福，爲了好的命運

你應當堅持到最後。

不要交出親人，不要任人欺侮，

使心兒充滿了果敢，剛毅。

讓火燒般的眼淚，在炎熱和酷寒里，

湧流向那貧苦的大地，

賦與你，我的兄弟，撕殺的力量，

燃燒起勇敢在你的心上。

卽令旋風像豺狼，卽令歌聲沉寂，

卽令創傷炙燒在胸膛，——

爲了真理和正義，爲了幸福和光榮
你要從陰暗中向自由走去。

我們是人民之子，我們是嫡親兄弟，

我們所思，所想，永遠一致；

忘掉那些羞辱去仰望幸福吧！

因爲幸福註定了是歸於我們。

爲着事業這般友愛，時候已經到來，

你再也不會像草叢中的蚯蚓，
太陽已經升起，人民的意志已醒：
高聲呼喊地朝向前爭。……

當我們從茅屋中走出

……當我們從茅屋中走出，

反復地畫着十字，

悲哀地向四下張望，

我們能再回來嗎？

當我們沿着田野走去，

倒霉就跟在我們左右，背後；

野草向我們搖擺着葉莖，

說：『等着荒歉的收成吧！』

在樹林中的一片昏暗裏面
憂鬱的歌曲漂蕩着，——
只有縱樹和小松樹們
用喧鬧向它們呼應。

沿着車轍邁開了大步，
我們的身後緊跟着痛苦。
常常像幽靈一般地
黑夜白日，我們流浪着。

走完了整個的旅行，

我們回到弟兄那裏，——
我們的褒賞真個豐富：
髒污的酒店和監獄。

（一九〇九年）

太陽頌

用高松樹的任意的喧嘩

用沉睡的低處的雲霧，

以及往古來今的神話故事

我們齊聲地呼喚着你。

鬆散開金色燦然的辮髮吧，

來溫暖凍結着的田畝，

把乾草堆染上斑斕的色彩，

讓大地上萌生出新苗！

去同孤苦無依的，溫順的農民

結婚，接受他的花冠！

在深谷，山巒，人民的中間，

氾濫你水晶般的流泉！……

遍村落，遍田畝地洋溢起

閃着銀光的，寶石似的露珠！

在虹波中歡躍吧，使不幸的人們

靈魂得到安靜，心兒感受愛撫！

像在神聖的庫巴拉節的時光（註）

你更新自己活潑的風采，

請更新我們昔日的光榮，

更新我們的親愛的人民。

讓楓樹向我們唱起不盡的

謠曲，樹葉沙沙地響着。

讓它們的喧鬧離開故鄉，

在光明的世界上飛翔。

從自由的，崇高的座席上

望着不幸的低處的雲霧——

用往古來今的神話故事，

我們齊聲地呼喚着你。

(一九〇九年)

(註)庫巴拉節是指俄國舊曆六月二十四日的聖約翰節而言，也就是夏至日。

春天將再來！

不要害怕沉重的黑雲

又無邊無際地逼近過來，

不要怕陰暗永遠停留不走，

羣鴉飛繞在陡坡上面：

春天將再來！

不要害怕樹葉兒變黃

從樹上無盡地落散，

不要怕鳥雀的舌鳴日漸低微，

只有野兔畏怯地跑過：

春天將再來！

不要害怕無邊無際的大地

孤苦伶仃，貧困又飢餓，

不要怕農民的艱苦的命運

留在田野里沒被收割：

春天將再來？

不要害怕在被囚者的心中

自由的力量悲嘆不止，

不要怕死亡掘着又掘着墳墓，

來 再 將 天 春

53

強暴殺死了一切的真理：

春天將再來！

春天就來！

給農夫

睡夠了？茅屋里已經明亮，

春天正望着你的窗口。

小鳥們啾啾在密葉上，

田地早已在等待着您。

木犁是彎曲的，牝馬羸瘦，

你自己也同樣瘦削，彎曲，

拿出祖先傳給你的一切力量

牽曳起那匹牝馬和木犁！

你是從來沒有衰疲過的！

不要向仇敵讓步！你是主人！

你用麵包養活的已經太多，

雖然你自己常常地飢餓着。

扶起木犁！自由地站起來！

土地在呼喚你去勞作，

或許你能挖掘出自己的幸福，

在這片貧瘠的耕地中。

任惡人奸徒去作踐你吧！

不要厭棄你的祖國！
收拾些力量去勞動，——
勞動，耕耘，和播種！

牧 人

太陽還沒有升高起來

喚醒人們去做日常的勞動，——

特魯古，特魯古！——全村子

響着牧人的響亮的笛聲。

特魯古，特魯古——起來吧，

誰活着，一個，又一個！

打開大門吧，

趕出畜牲吧！

特魯吉，特魯吉，特魯果噠！

村莊隨着號角起來了。

大家趕忙跑向自己的家畜，

於是關起了一陣哼叫和咆哮

牝牛們，牡羊們，小豬們的。

特魯古，特魯古！去吧

到田野上，牧場上，

畜牲們，小心些兒，

不要你抵我，我抵你！

特魯吉，特魯吉，特魯果噠！

一隊長角的到休田裏去；

羊兒們歡天喜他的大叫。

碧綠田野的最好禮物——

咀嚼着帶露水的青草。

特魯古，特魯古，摘你

脚前的青草吧；

牧人呀，吹的再響些，

風笛兒，吹奏呀：

特魯吉，特魯吉，特魯果唛！

到多露水的晚上，

一隊長角的吃了飯回家去。

執鞭的牧人慢慢地走在後面，

但是，牧人，我的朋友，你飽了沒有？

號角響道：特魯吉！

牧人呀，僕人的僕人，

你跟隨在隊伍後面，

然後自己才去吃東西！

特魯吉，特魯吉，特魯吉！

在收割的時節

每一次，像用充滿生命的牧草的帷幕，

夏天懸掛起了草場的遠景，

呼哨着，鐮刀響在村外，響在河上，

鐮刀的響聲中流蕩着刈草人的歌。

鐮刀明亮地輝耀，露水閃起銀光，

乾草都在刀鋒上. 落倒。

風吹着歌聲，而樹林在傾聽着

鐮刀的哨聲，歌的音響。

從這邊到那邊，樹林傳出了回聲，

消失於憂愁和哀怨中：

我能夠等到下一次盛大刈割節的

歌曲和鐮刀的聲音嗎？

在割草場上

早霞剛剛地在天空

燃燒，

農夫在煙熏的茅屋裏

爬了起來。

手裏拿了件舊上衣

磨得光光，

穿着一雙樹皮靴子

連跟破到底。

他取下了一把鐮刀，

鐮刀是新的。

又帶了一隻楓木的

小桶子。

就這樣地走往

割草場上，

沾露的草，隨着歌聲

倒在脚前面。

不平常的力量流進

草堆中，
但是在歌曲裏，有辛酸的
眼淚。

(一九〇七年)

收割的少女

你來了，女王似的，

翠綠的花環

明亮地開起穗花

像一頂黃金的冠。

青春是金子般的！

那花環，青春的新裝

——閃生着光芒

像花園里的花朵。

處女的胸微呻在

輕飄，發光的寬袍中……

年青的手掌里

是一把細長的鋼鐮刀。

太陽在黎明時

撫愛過她的身體，

風又擁抱着，親吻着

她的臉頰……

在綠色的小徑上

梨子向她點頭，

麥穗友愛地
挨向她的織足。

天空中——一串顫音！

她幸福而愉快

用歌唱的聲音

讓金黃的殘梗即位！

長着比金幣更燦然的

亞麻色的腦袋，——

白俄羅斯的收割女

像太陽似的向太陽走去！

鈴懸木與雪球花

以春天的天鵝之歌，
擺脫了嚴冬的魔惑，
鈴懸木與雪球低語在
斷崖旁的寂靜的家宅。

只有蒼空可以明白的語聲，
青翠們愛用它細語喃喃，
清晨——和滾轉的露水，
正午——和日中時的光輝。

同着黃昏時的晚禱

主宰了這疲困的大地，

又與火燒般的朝霞

分開黑夜的迷信深深的神祕。

震驚於水仙們的笑聲，

捕捉着每隻小鳥的歌唱，

用細枝和微風親親接吻，

諦聽着流泉的淙淙。

一陣沙沙的粗野的音樂

蘆葦從斷崖下向它們送來。
鈴懸木和雪球感到了安慰，
擺脫了嚴冬的魔惑……

在庫巴拉節(註)

在庫巴拉節，在神聖的庫巴拉節，
母親，摘那些叫做羊齒草的，

被認為幸福的

雜生不齊的野菜吧！

你隨意地採摘它們，

在幽暗的林中，在明淨的田野上，——

放到聖像背後吧，

用眼淚澆灌它們吧！

一次，兩次，多少次，

流淚吧——金剛石的眼淚！

從日出到日落——等着幸福，

尋着它的繁殖吧。

當它的花朵兒出現的時候

好時光就向孩子們來了。

母親，在茅屋的屋頂下面

我們將幸福而富有。

林中的湖

被茂密的樹林圍着的湖，
睡着，隱蔽在水藻的叢藪中；
蘆葦和菖蒲悄悄私語着，
灌木叢喃喃講起憂鬱的故事。
松樹和榆樹，橡樹與白楊
像守衛般，站在河流的沿岸，
沉默地搖擺着翠綠的蓬頂，
向蒼空祕密地禱告着。

湖！湖！在漠然的沉思裏

我走下荒蕪的小徑——

萎黃的落葉在腳下沙沙地響着，
針葉樹的尖刺搔着我的面頰。

我，孤獨的，坐在橡樹下面，——

望着和想着遼遠，遼遠……

湖上一片寂靜，天空多雲……

過路的野雁在什麼地方叫喚。

夏天的露

像金剛石，黑夜撒播了
光亮閃爍的露滴，
將林間一切的空地小徑
都穿戴起了霧衣。

當黎明剛剛地來到，
太陽便紅熱地照耀。
露水靜悄悄地凋落，
霧氣也遠遠地離去。

在充滿光明的林間草地上，
像金剛石，露水垂下腦袋。
太陽的光芒啊，我們的光芒
不要讓它們和中午相遇！

暑 熱

天空的巨大的燬爐
發散着狂烈的熱氣，
好像用致命的大火
想燃燒起整個土地。

在毫無憐憫的光耀里
谿谷和草地正死滅焦乾，
森林中的污黑的燒跡
也使新生的小樹林黯淡。

道路成了亞蘇的皮子一樣，
火焰的屍衣覆蓋了

許多河流的水渠，

讓它們一直乾涸到底。

如一片朦朧昏暗的罩幕

烟霧的環圈落了下來，

土地的一雙眼睛

被灌注了血紫的汗水。

哀言怨語只是徒然地

從枯焦的胸中吐露，——
太陽冷淡無情地照耀着，
像條火蛇，向地上窺視。

春天時你到我這兒來

春天時你到我這兒來，
像朵小花兒似的來，
伴着我開得燦爛美麗，
將沉思冥想喚醒。

夏天，七月裏你要來，
像棵麥穗似的來，
用收穫的歌，閃耀，光芒，
使沉思歡樂愉快……

靜靜的秋天你來吧，
像粒小星星似的來，
帶着松濤到遼遠地方
將沉思輕輕觸動……

冬天時你到我這兒來，
像個小太陽似的來；
用古昔的金色的故事
讓沉思冥想覺醒。

到墳墓上你也要來啊，

像朵小花兒似地來，
用素白的手，可愛的手
在那兒栽下一株丹楓樹……

(一九一三年)

長久等待着的

那時候你向我走來，

當寒冷錚然地鳴響，

籬垣發出可憐的軋軋聲，

門口閃過了一個影子。

於是在黑暗的覆蓋之下

你使我感到了溫暖。

你是女主人，我是男主人……

隨後古塚又重新開花。

當寒冷到來了的時候，
你離開我而去：
風又撕破了垣籬，
門口閃過了一個影子。

歌

菩提和雪球燦然地

開遍了樹林，

少女啊，我和你編造了

多少金色的夢。

輕輕地搖蕩着，喧嘩着

那些自在的白楊，

蘆葦和細枝也沙沙地

向我們喃喃低語。

當長長彎彎的裸麥穗子

蘊滿了穀粒，

我們曾經相遇過，擁抱過，

少女呀，我和你。

鐮刀在刈草場上閃動着

發着明亮的光。

小小的花兒失去了知覺，

露水也已經消亡。

當山梨的漿果爛熟透了

變成黑的顏色，

怯生生地向周圍張望，

少女啊，我和你。

石楠已經在葉子下面入睡，

綠的松杉林已經變曲。

鸛鳥叫唱在遠遠的

不知何方的黑暗里。

夏天的時候

我去坐在花園的近旁，
那兒燦開着，搖動茂密的葉子，
我將因為圍繞着我的
這一片童話般的奇蹟驚異。

夏天正高聲向全世界
唱起了一支生活的歌曲，
天空明亮地發光，我的土地
也豐盛地長滿了穀物。

田野正響着一個響亮的慾望，
田野在穗花叢中鳴響。

那小小的青蠅和蝴蝶，
正在田野中摺耀地閃過。

小河湍流着，歡笑着
在沿岸生長的草叢中，
越過矮小的堤堰，在水上，
在透明的波浪上面，

一個強壯而微睡林子

拖長着，拖長着它喧鬧的聲音。

小鳥的歌撒落在松樹之間，
風也在密密的葉簇上吹動。

炎熱的高昇中，像鍍金一般

太陽拋撒下了暑氣。

谿谷成熟了，羣山成熟了，

心靈也在靜寂的時候成熟。

夏天向全世界歌唱着，

夏天啊，更狂熱地流瀉你的歌！

爲什麼歡快和明亮的日子

在我們這兒是這麼少呢？

（一九一三年）

你聽見嗎？

你聽見嗎，樹林邊上

茅屋怎樣地戰慄搖動？

從田野里又怎樣地

傳來了風和病痛的嘆息？

你聽見了嗎？你知道嗎？

這含有什麼意思？……

兇恨的東西是什麼——

可是少女的心房？

這是秋天在我們的頭上

淚流的像條小河，

在你上面，在我上面，

在寒冷的大地上面。

那威嚴的壞天氣的叫號

你不要怕的戰戰兢兢。

我們已經被忘掉了。秋天

在我們的上面哭泣着冷雨……

摘自秋天的歌

秋天啊，你不要喧嚷吧，
不要像那田野中的壞天氣；
心兒啊，你不要緊縮吧，
不要爲了憂愁和不幸縮緊。

世上原是困苦艱難，
生活——多麼沉重的夢；
天空中有着烏雲，
心上啊，也有烏雲。

每年春天的時候

大地開的燦爛繁茂，

但是那心上的春天

我從生來就不知道。

青春，幸福

不與我同存共在……

雖然這般響着，歌兒呀

要像春天和太陽！

秋天啊，你不要喧嚷吧，

不要像那粗野的壞天氣；
心兒啊，不要緊縮吧，
不要爲了強烈的憂愁縮緊。

（一九〇七年）

冬天來了

太陽走進了秋天的烏雲，

天空氾濫起了雨水，

黑色的烏像幽靈似地

在困惑中飛翔……

寒冷啊，冬天來了。

鵲鳥已經捨棄窩巢，

羣集起來飛往南方。

帶斑點的葉子落下了，

家畜也變得更溫順……

寒冷啊，冬天來了。

人們呀——就感到鬱悶，

歌曲呀——也半道停止：

週身起了不愉快的戰慄，——

快些到茅屋，到寢床上去……

寒冷啊，冬天來了。

厭煩啊……獨自地坐着，

一個心思緊纏着一個心思，

夢見遙遠的，美好的地方，

心兒——在深沈的悲哀里……

寒冷啊，冬天來了。

日子逝去了，而年代

也在黑漆的深淵中隱沒。

青春和任性的飛躍

在壞天氣的陰暗里褪了色……

寒冷啊，冬天來了。

黃昏對我張掛起了一片網，

眼淚的疾風向上面高捲。

力量耗損在花開的時候……

上帝，世上多麼痛苦難耐！
寒冷啊，冬天來了。

（一九〇九年）

冬日在林中

一片靜寂躺在

山背後的松樹林中，

那怕有一條細枝兒

簌簌地響響葉子也好。

柔毛般的雪落在

松樹上，松樹下，

它整個地蓋起了

苔艾和苔蘚。

鳥羣也一聲不響的，

好像是到了半夜。

只有斧頭的丁丁聲

和鋸子的急遽尖叫。

這是農夫在施展

他自個兒的氣力。

彷彿戰士在打仗中，

橡樹抖了一下——倒在地上。

隨後——又是一片叢藪，靜寂，

在山背後的松樹林中
那怕有一條細枝兒
簌簌地響響葉子也好。

(一九〇九年)

從前有個……

從前有個老爷爷

他有三個好漢華西里……

老大在主人的田地上

日日彎腰向木犁……

從小生來就野又兇，

老二去當了守衛兵；

頂小的爲了爭自由，

腦袋瓜子掉了地。

他們的爸爸在村中睡夢

不安，身旁有蘆笛子一管；

孤零零地，毫無思念，

他常常把笛子放到嘴邊：

「噯，你，蘆笛兒，噯，蘆笛！

困苦——像石頭壓在心上！

我一天比一天過的艱難

在這陰暗煩人的地方。」

做個勇敢的人

做個勇敢的人！……用力粉碎重砲！

自己向前邁進，也呼喚別的人們！

做個勇敢的人！……不要聽人家吹誇，

只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剛勇！

做個勇敢的人！……雖然敵人給我們套上鎖鍊，

戰士的隊伍將這鎖鍊扯得寸斷！

做個勇敢的人，像風，像自由自身！

要知道邪惡，黑暗不敢觸動勇敢的人們！

做個勇敢的人，像摧毀橡樹的暴風雨，

我自己也將成爲命運的主人！

（一九一八年）

嚴寒

我沿着荒涼的道路走着，
那兒樹葉子凍結在雪裏，
不論黑夜，白晝，都是一樣
我守護着自己的曠野。

在這兒，在蒼鬱的覆蓋之下
我是萬物中最有力的領主。
我的王冠——是綠松樹，
我的王座——是晶瑩的白雪。

我的宮院——永恆的森林——

全在輝耀着，放着光芒。

熊和狼來爲我服役，

栗鼠與麋鹿來爲我服役。

像柔毛似的，我將雪花撒上

小小的白樺，樅樹，和丹楓。

我將給過路的人以安身之所，

我還撫愛着他們的睡夢。

我又低聲地向他們講幸福的故事，

擦乾他們眼睛上的淚……
到嚴寒這兒來做客人吧，——
嚴寒要愛撫你們一切的人！

(一九二二年)

新的秋天

讓秋天來巡察原野吧，
讓它看看自己的經營！
耕田的機器正走向
車房的蓬下去休息。
穴鳥的秋日的啞啞啼叫
和地邊上樹葉的戰慄……
打禾棒呀；你的聲音多麼可憐
在收割機的凱旋的轟隆裏！

葉子的陰影也像被修飾過，

播種機也滿把地

將精選的種子拋扔進

千百頃柔毛的波浪。

風也搖撼着密林，

在耕地上高唱和飛翔……

又高又大的藏穀塔

呼吸着秋天的豐饒。

野雁飛到南方去聚會，

仙鶴飛向天上……

沿着白俄羅斯的車轍浮動着

一列集體農場的麥車子。

秋天的落日，燃燒着，

沿着無聲息的密林……

我們用一面紅旗來祝賀

莊嚴盛大的收穫酒宴。

（一九三〇年）

致青年詩人們

十月震撼了整個的世界，
舊世界無力地戰慄打抖，
那沉睡的人抬起身子——
伸展開被緊縛過的翅翼。

從東方吹來的風，突進地
掃除了街路上的塵土污泥，
爲的使新而明亮的屋子
從光榮，剛勇，自由中建立……

大地盛裝着，光明燦爛。

那面旗——像紅色的罌粟……

革命就是這樣給出了

它自己的偉大的法律。

從你們，十月時代的兒子們，

你們的聲音響亮又美麗，

像田畝等待着陽光的春天，

人們期待着最好聽的歌曲，

等待它們的是工廠的汽笛，

集體農場的田野，密林，
以及紅軍們鎗上的刺刀，
和邊境上守衛的哨崗。

（一九三一年）

祖 國

祖國——從來沒有過

這樣燦爛。

明亮的太陽在天空——

是證人。

現在我們不知道

荒年災歲。

糧食充滿了倉庫

和儲藏室。

老頭子和孩子們

都歡天喜地，

他們看到了幸福

在世界上；

雇傭勞動的網子

已經撕毀，

再也見不到地主們的

皮鞭子。

祖國——從來沒有過

這樣燦爛。

明亮的太陽在天空——
是證人。

(一九三四年)

搖籃歌

睡吧，我親愛的兒子，
閉上眼睛睡一會兒，
多少個悲傷的夜晚
我和你都沒有能安眠。

在長久困苦的監牢中
弄得你爸爸精疲力盡……
睡吧，安靜些，小馬兒
閉上你明亮的眼睛。

睡吧，我可愛的小鳥——

你將在好時光裏長大；

從自由的地方吹來的風

把幸福吹到了我們的身上。

過去的那些不會再回來，

不再回到我們的樹林和土地上。

我的小小的兒子啊，

你不會再做主人的奴隸！

放寬心思睡一覺吧，

爲你快樂的命運歡喜——
號聲，克里姆宮的號聲啊，
今天向你閃着光輝。

這昏暗又靜悄悄的晚上
魔鬼不敢到你這兒來。
斯大林是條真直的道路
引導你走向太陽那裏去。

（一九三九年）

日安，莫斯科！

日安，莫斯科，你像年青的春天！

日安，祖國的首都！

莫斯科，我們唱一個關於你的歌，

歌曲裏也說到了我們。

歌曲中唱着，在久遠的年代

我們怎樣走着憂鬱的道路；

惡劣的……氣催我們沈沈入睡

而黑暗弄瞎了我們的眼睛。

日安，莫斯科，——我們的力量和光榮！

同着你，我們總是歡喜高興。

像一個偉大國家的最悅耳的歌曲，

人們不會把你忘記。

樹林和流泉，都向你發出敬禮，

還有集體農場的田畝和茅屋。

隨着你的意志，年青的首都，

我們因為幸福和糧食而富足。

日安，莫斯科，你照亮了全世界：

堅強不屈地向前邁進，

你打開了一條通達幸福的新路，

也寫下了關於幸福的法律。

祖國的首都啊，你有一個太陽，

你的太陽是多麼堅強。

日安，莫斯科，你像年青的春天，

日安，我們敬愛的斯大林。

（一九三九年）

我的最好的歌是歌唱斯大林

我的最好的歌是歌唱斯大林！

那歌曲響在百萬人的心中：

收穫女在集體農場的田野唱它，

割草的人唱它在碧綠的草場上！

黃金色的田野，

像大海，鬧響着，

人們也勇敢地

矚望着未來。

我的最好的歌是歌唱斯大林，——

它莊嚴地在大地上昇起。

鷹鷲的家族知道那隻歌曲，

鐵匠們工作時唱那隻歌曲。

駕駛員的戰士們

像鷹鷲一般飛揚。

鐵匠們尋找着了

自由和好命運。

我的最好的歌是歌唱斯大林！

那歌曲來自太陽，來自明亮的霞光，
那歌曲整個祖國大地都在高唱，
那歌曲感謝地向領袖訴說着。

用偉大的信條

他照亮了世界，

他永遠鞏固着

各民族的友誼。

我的最好的歌是歌唱斯大林！

那歌曲來自童話，來自金色的夢，

它們已經出現在蘇維埃的國土，

它們已經實現在祖國的廣袤中。

我們粉碎了

舊日的奴役枷鎖，

而新生的太陽

燃燒在大地上。

我的最好的歌是歌唱斯大林？

那歌曲來自幸福，來自歡樂的日子，

那歌曲高飛在夜鶯的翅膀上

越過了邊境國界去叫醒人們。

於是，該受詛咒的
監牢鐵門崩落了，
從黑暗中，奴隸們
走到太陽的下方。

（一九三七年）

古 塚

—

在白俄羅斯大地的荒涼的池沼間，

在迅流急湍的河水的岸上，

一座走入遺忘歲月的紀念碑，正在微睡，

這蒼苔遍布的，永恆的古塚。

堅實的橡樹將枝條在它上面低垂，

萎黃的衰草遮蓋着它的胸膛。

風呻吟着濃重的悲聲嘆泣在它的上方？

風，哀哭着那被忘却了的榮譽。

當庫巴拉節，夜鶯在那兒響澈高歌，

當冬天的時候，豺狼在那兒叫吠。

那里，白晝時太陽鬆散開它的辮髮，

到夜晚，羣星金子般地燦然發光，

烏雲或許上千次地，飄浮在它的頭頂？

巨雷從這邊到那邊滾滾地響……

它站着，這白髮的遠年古代的紀念，

只有一個這樣的傳說在流傳……

二

大約在百年以前，或許比百年更多，
險峻的山上，被條河帶子般繞着，
站着白色的城堡，像難以攻破的牆壁，
威嚴地繙起眉頭，監視着自由。

它的山麓下，擴展開一片挺直的
松樹和黑色耕地的曠野，
赤貧的，盲人的茅屋的失修的外表，
和茅屋里的被巨屬而溫馴的人民。

有一個侯爵在這城堡中統治，

他的污穢的聲名，轟傳着世界各地。

願意，不願意——都得向他敬禮，

死神只等待着那不溫順，那不服從的人。

他率領着親兵，好似劊子手一般，

帶給那不自由的人民痛苦辛酸。

於是祈禱便誕生在人們的心坎，

而咒詛也到處地滋長蔓延。

有一次，侯爵的城堡中擺開了盛宴，

給侯爵的女公主舉行婚配大典。

海外來的洋酒，流得像條河，

穹窿也隨着樂聲戰慄，發抖。

那些顯貴的客人們，像開會似地，

未到中午便羣集來狂歡飲酒，

人民也記不起有什麼服裝和婚禮

比這次的更為豪奢，輝煌，華麗。

那兒，節日的喧鬧兩晝夜未曾沉寂，

那兒，酒杯也伴着音樂噼噼地響。

侯爵爺吩咐：要什麼——就給什麼，

款待客人們，讓他們盡情歡暢。

到了第三天，侯爵爲了他的親兵們

準備好一個尋歡作樂的節目：

他下令去召喚年老的彈橫琴者。（註）

那老人享有衆口稱讚的榮光。

（註）橫琴，原名「古司里」，是烏克蘭古代的弦樂器，類似「吉他」，放在膝上

用雙手彈弄。勉強譯作「橫琴」，以與豎琴相別。

四

附近所有的人民都知道這唱歌的老人，
他的歌謠會捉住人們的心靈：

關於這美妙的橫琴，在這百年的當中，
也有過不少愚昧的故事和歌曲編成，

據說，只要他來了，望一望周圍，

一個固執，頑強的的歌便響起……

睡夢從睫毛飛開，呻吟也在胸懷靜息，

蘆葦和櫻桃也不再喧嚷吵鬧。

茂密的林停止濤聲，栗鼠，麋鹿不再奔跑，

夜鶯也在枝樞上面沉默不語。

高大的樹木間，河水不再嘩流，

魚兒的鰭翅也失神麻痺。

水里的精妖和森林的占卜魔怪紛紛藏躲，

田鳧也忘掉了它的貪婪的乾渴。（註）

而爲了橫琴全部的弦，在歌的伴奏之下

羊齒草在林中繁茂地開了花。

（註四）作者給俄文譯本寫的註解——民間傳說謂：從前有過時候沒有水，於是所

有的人，獸類，禽鳥着手挖掘一個湖。只有一個鳥——田鳥——不願參加這公共的工作，而爲了這，它現在忍受着永遠的懲罰：飛在水上面討水喝。

五

從草木茂生的鄉村里，帶來了彈琴的人，

一直帶進侯爵的豪富的城堡。

吩咐他坐在楓樹和菩提樹的中間

坐在名貴的大門邊的大門檻上，

一襲貧寒的罩袍披在他的肩頭，

他的長鬚比白的寒雪更白。

充滿智慧的雙眼流露出靈感的火焰，
愛響奏的橫琴放在雙膝上面。

用枯瘦的手指，他理着冷鋼的絃，
沉思地，將鋼絃調的便於歌唱。

那歌的共鳴撞擊在空洞的穹窿中，
消失於遠遠的，遠遠的一片恬靜。

連一次也沒有張望橫琴，現在調成了，
像路跡，將琴絃向歌曲敷引。

他坐着，神色陰鬱，這白髮的老祖父
等待着侯爵爺發下號令。

六

「——你，彈琴人，被讚揚爲我臣屬茅屋的光榮，

田野和樹林的善歌者，爲何你沉默無聲？

彈奏你的橫琴吧，給我們唱些你自己的歌，

你將得我的酬賞，公公平平！

放開胸襟的唱，讓我的客人喜歡，——

我將使你的橫琴讓金幣充滿。

若是你的歌不能叫我的親兵稱心如願，

那就用另一種代價酬勞你。

你要知道我的力量，我的聲譽……」

「——我聽到你，知道你，已經很多，

現在我就向你歌唱你的豐功偉績……」

「——開始吧，彈琴的老頭，快一點！」

靜靜聽着，彈琴人聽完了侯爵的話，

不過繃起了他的灰白的眉毛。

於是，那第一聲的敲擊滾動在穹窿下面，

生力洋溢的四弦也齊傷悲泣，

「唉，你，侯爵爺！唉，你全世界受人頌揚！

請你不要存下這樣的思想！……

不要給彈琴的人黃金的幸福花朵，

和這城堡的一片醉熏熏的喧嚷。

我也許會讓金錢殺害了我小小的歌兒……

侯爵呀，不要給橫琴寫下法律規章！

我的歌和太陽，星辰，鷹鷲位列平等。

心靈只隸屬於太空，向它服從。

你看見田野和樹林的無窮無盡的錦繡嗎？

我和我的橫琴只對於它們溫順。

你可以自由懲罰，任意摘人的腦袋，——
只不過別再給歌曲也套上枷鎖。

你是榮華，威嚴，而你的城堡牢獄，

也從陰森的牆上吹出陣陣冷氣。

你的心——是這冰冷石頭門檻，

你的靈魂——活像地窖中的陰暗。

八

看看你的領地吧，你，光榮的貴人：

多少木犁將你的田地耕出溝畦！

聽見沒有，侯爵，農夫們向你唱的什麼？

他們是怎樣在可恨的奴役里生活？

侯爵爺，望望你的冰冷的地窖吧，

是什麼你建築在白色的城堡之下：

弟兄們在那兒受苦，被你拋擲在污泥中，

水蛭活活地蛀吸着他們的身體。

你想用黃金將這一切遮蓋，但金錢的光澤

可也掩飾不了這等的暴行。

人們的血就在黃金上熊熊燃燒，

血呀，任憑你用什麼也難把它洗淨。

你曾用珍珠裝飾了絲綢綾羅，——

這——是磨損了的鋼鐵鎖練，

侯爵爺——你一生中所做成的那些，

那呀——那是絞刑架上堅硬的繩索。

九

你的桌上擺滿食物——我看見桌下有骨頭。

告訴你，侯爵，這是農民的骨頭呢，

快活地享受那貴重的珠紅美酒吧：

那是孤兒在鄉村教堂的墓地上的淚，

你建築了城堡，——它讓權威者看來可愛。

堡中的磚石也琢磨的發出鮮艷光彩。

這——是鋪陳在可憐的墓穴上的石板，

和冷結成石頭似的心的火焰。

聽那醉酒的音樂的聲音，你心中歡喜。

你在人民的痛苦上擺酒設宴……

可是，聽吧，候爵：呻吟起來了，

一片咒明侯爵等類人的呻吟……

你戰抖了，臉色蒼白，娛樂半道停止。

一堆客人繃起苦臉，啞口無言……

唉，怎麼樣，侯爵，酬勞彈琴人的時候到了。

不要處罰，要是唱的笨拙不好！……』

十

侯爵站着，一聲不響，眼中閃起凶狠的火，

一切都悄然：沒有嗤笑，沒有譏諷……

敲着長劍，侯爵的臉上勃然變了顏色——

只有回聲戰兢兢地向上飄昇。

「——哼，你和太陽平等！是爲了這嗎，

我把你叫在侯門佳節的酒宴上？

你這瘋了的老頭子！是誰藏過了你？

明白點，你這穿粗布衣裳的窮壞種！

胆敢瞞了眼睛向我吵鬧一陣子，

幾里古拉扯出了這些胡言亂語……

對於這些敢來和侯爵領主爭吵的人

當然，我馬上就要給他們點酬賞。

我會大把給錢，像個侯爵爺的樣。

你不是想望大大的報酬嗎？……

帶走他！連他的琴一齊埋進土里！

讓他知道：在這兒我不是侯爵，便是上帝！」

十一

人們捉住他，綑綁他，這年老的歌人，

也帶去了他聲音沉重的橫琴。

在河流喧嘩着的，陡峭的邊岸上，

殺人的兇手拖着牠，去見死神。

離岸不遠處，選擇下了一個山谷；

用鋤頭，深深地挖掘出了泥土。

埋葬了他，插上一枝柳木棒子，

從上面，撒土成了高高的丘崗……

木匠沒有爲他準備好棺材，

親人的眼睛也不會爲他哀哭。

那時起，像黑夜，籠罩下來一片啞默死寂，

他的橫琴一直沉默到某個時光。

只有侯爵城堡不息地響着單調的聲音，

喇叭高高地叫到第二天早上。

侯爵爺遊樂開宴，侯爵爺款待客人，

在城堡中舉行完了豪華的婚禮。

十二

幾月一年復一年地順序流過了……

在這荒野的墳墓的土塚上

叢生了野草，長起一棵嫩綠的橡樹，

它喧鬧着神祕莫解的言語。

披滿了蒼苔的墓塚上已有百年疾遊，

歌曲，故事燦爛地開在民間：

據說，每年一次，黑夜時候這老祖父

混身雪白，帶着橫琴從古塚走出。

調好自己的橫琴——四弦靜悄悄地

在彈琴人茫然的手下錚錚作響。

而他唱的那些，生人們全不能了解，

望着天上的月亮，他白的如白雪。

據說，若有誰深懂了那歌的意思，——

他定不會再和意外的災厄相遇……

你願信也好，不信也好——只靜心來聽，

這古塚講出了多少的真實事蹟。

中蘇文化協會文藝叢書

人民是不朽的

蘇聯格羅曼著

茅盾譯

本書是蘇聯抗戰文藝的偉大成果，把大家堅強的戰鬥意識溶鑄於民主和真正愛國主義中間。發揮了現實主義文學的高度戰鬥力量和藝術價值。作者於蘇德戰爭開始即投身於大戰的火焰中，本書為其身受目擊的真實的紀錄，故本書不僅對於蘇聯文壇為紀念碑的作品，即對我國抗戰也同樣具有鼓勵和教育的作用，證明戰爭勝利的條件取決於人民的力量。

見聞

雜記

茅盾著

暗流

柏甘著

西川集

葉聖陶著

文光書店發行

上海英大馬路同里八十八號

宋雲彬選輯

魯

迅

語

錄

上海
現出

本書於民國二十九年桂林印行，曾大受讀者歡迎。及至三十三年夏，敵人進襲湘桂時，即行絕版。幸而紙型經選輯者帶走，故於今日尚能和沿海廣大讀者見面。此書分上下二編，所錄警語，以性質分類。上編有文藝一般，文學與現實，文學與革命，舊形式與大眾化，創作，批評，鑑賞，詩歌，小說，戲劇，幽默，諷刺，小品文，圖畫，木刻，藝術修養，古文，白話，漢字，翻譯，中國書，外國書，古書，評選本，文人，文章，文藝家的聯合等。下編有歷史，社會，文化，孩子，青年，破壞，革新（革命），戰鬥（叫喚，活動），犧牲，過去，現在，將來，世態，人情，帝國主義，蘇聯，託派，狗，奴才，流氓，幫閒等。末了并附有篇名索引，極易檢查。

文光書店總經售

上海英大馬路八十號

蘇聯文學叢書
(小型本)

蘆笛集

版權有所不翻印

總 經 售	編 輯 者 及 編 譯 委 員 會	主 編 者 曹 靖	翻 譯 者 朱 華 筭	著 者 楊 卡 · 庫 巴 拉
-------------	---	-----------------------	----------------------------	--------------------------------------

上海：狄馬威路天同里
文光書店

定價國幣 正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六日初版

總4498—26

(228p) 11000

8

